

香港人，中國心，世界情

香港有一家鮮為人知的私人古地圖收藏館，位於銅鑼灣禮頓山道。收藏館有逾二十幾萬幅古地圖及其他圖譜等，創辦人兼館長便是人稱「世界古地圖大王」的譚兆璋教授，一位土生土長的香港人。

五十多年前，譚兆璋從港大畢業，便進入外資銀行投身計算機程序操作部門。那時因工作需要，經常外派出差，周遊列國，一次偶然的機會令他與古地圖結下不解之緣。年輕的他，於異國別鄉偏僻小巷的一家古董店內，凝望着一張陳舊發黃的古地圖。瞬間他陷入了既虛幻又真實的圖譜世界，眼前雖然只是一張泛黃的古地圖紙，但裏面卻充滿着大量的信息、數據、相關地理環境及背後的歷史故事。從此譚兆璋便踏上了購買、收集及研究古地圖及相關圖譜的「大事業」中。

譚教授是一位真正的「圖行者」，為了能在世界各地購買心儀的古地圖，他自學了二十多種語言，用來問「你有舊地圖嗎？」一旦找到心頭好，他將不惜將當年幾乎整個月的薪金都用在購買地圖上面。他認為每一張古地圖都能清晰地將該地域附近的經濟、文化、歷史、社會面貌等呈現於眼前。正因為他收藏大量古地圖，包括古航海圖，加上他對此深入淺出的研究，前幾年在釣魚島及南海等問題上，他以自己收藏之百多幅英、法、中等國的古地圖作為證據，從歷史角度來分析證明釣魚島自古就是中國固有的領土。



HK人與事
陳中威

譚兆璋除了是「世界古地圖第一人」外，早在上世紀七十年代，他也是香港創辦普通話研習社的先鋒。當其時為了推廣普通話，他與一班志同道合者創辦了該研習社，工餘為需要學習普通話的學生

及在職人士提供日夜班課程，以民間經營的手法為香港社會培養了一大群能說普通話的精英。相信後來他們便成改革開放初期回內地的「弄潮兒」。

譚兆璋教授八九十年代也曾被北京大學聘為客座教授，在內地開班授徒，講授國際行政及金融。他也是最早進入內地的香港人之一，總希望以自己一顆拳拳赤子心，為中國做一些事情。值得慶幸的是，他當時的一些學生，現在也在各省市不同的行政機關，各司其職，為國為民，盡忠服務。

譚兆璋不但心繫祖國，也兼愛世界。十多年來，他將自己的部分珍藏，先後贈送於世界各地之專業和研究機構，諸如：新加坡國家圖書館、香港中央圖書館、香港大學及香港理工大學等。他希望藉此讓海內外年輕人，尤其是華人後裔，能從古地圖中多了解世界與中國各方面的關係及重大發展。同時，希望在古地圖保留、蒐集、研究及開發等方面，身體力行，承上啟下。

香江小島，東方之珠，彈丸之地，卧虎藏龍。以世界古地圖私人收藏量計，香港譚兆璋被譽為「世界古地圖第一人」，當之無愧！



讀書關鍵詞
米哈

一定是美事。

我們都記得，在王家衛電影《一代宗師》裏有一句經典對白「世間所有的相遇，都是久別重逢」，而如果我冒着狗尾續貂的風險，硬要在此補上一句話，那大概是：世間所有的重逢，都是自我重逢。

日本作家川端康成有一個短篇小說，題為《重逢》。故事簡單直接，講述男主角祐三重遇女主角富士子。祐三是一名有婦之夫，富士子是他舊日的情婦。那麼，他們當初何以分開，而造就今日的重逢呢？因為戰爭。

「祐三遇見富士子的那天，日本投降已有兩個多月」，而「當初祐三之所以能同富士子分手，從多年的惡姻緣中脫身而出，想

你試過與舊情人（或曾經曖昧又成不了情人的故人）重逢嗎？

那是一次純潔的浪漫故事，還是一次不想再多談的糟糕經歷呢？重逢的浪漫，早已被各式各樣的流行文化渲染，也令我忘卻了：重逢，不

必就是借助戰爭這暴力的緣故。」在此，川端康成用上「借助」二字，用得準確，寫到了重點。

姻緣，本來不分善惡，但當二人的結緣，最終演變成其中一人的負擔，那就成了此人的惡姻緣，而所謂的惡姻緣，往往是結緣容易，了結難。難在惡姻緣總是始於濃濃的愛，卻又糾纏於累積的恨。

對祐三來說，「那次是戰爭的狂風吹散了兩人，從而了結彼此的緣分。提起「了結」這個詞，儘管祐三還有些激動，可是現在往往也能看出他自己的狡黠和自私。」換言之，那不是戰爭了結此姻緣，而是祐三借助前所未有的機會，切斷他早想了解的關係。

有了這冠冕堂皇的大藉口，祐三離開了情婦富士子，並在戰爭中重拾與妻子的愛，「祐三和家裏人從沒像戰爭年代那麼相親相愛過。他愛他的妻，愛得幾乎忘掉了富士子。妻子成為他切身的另一半。」既然祐三已經「變回」一名愛妻之士，那他在戰後重逢富士子，不過是事過境遷的萍水相逢，又會有什麼故事可寫呢？

的確，在重逢之初，「祐三看見了富士

子，富士子卻沒有看見祐三，祐三覺得有些不可思議。尤其不可思議的，是兩人相隔不到二三十步，剛才那一忽兒，卻誰都沒有看見誰。」這樣一說，好像說得他們緣分已盡，感覺已絕。

然而，「他們」終歸是相遇了，這裏的「他們」不單是祐三與富士子，更是「現在的祐三」與「過去的祐三」。

正如川端康成寫道，「同富士子的重逢，倘若說是同自我重逢也未嘗不可。」祐三重遇的是富士子，而在重逢之初，他對富士子已經沒有多少感覺，但以後之所以有後續，完全是祐三與過去的自我重逢，那是一個自私、縱慾、任性的自我。

在故事裏，祐三曾經目睹外國士兵遇見日本傷兵，並有了這樣的一幕：「祐三聽見外國士兵低聲說『very pure』（很純潔），事後一想，覺得也可能是『very poor』（很糟糕），是自己聽錯了。」這段情節好像一則語言遊戲，卻成了開啟此故事重點的鎖匙：重逢，可以純潔，又可以糟糕，一切視乎你重逢的自我，是善，還是惡。

先聲奪人



歐美等地仍保留街頭公告員（town crier）的傳統。

資料圖片



文化經緯
吳捷

曲阜孔廟有「金聲玉振坊」，因為孟子曾用「金聲玉振」喻孔子集學問之大成，好像一曲以鳴鐘始、以擊磬終的完美合奏。作為夫子的晚輩同行，我很希望自己聲如鐘磬，振聾發聵，奈何蒲柳之姿，

氣若游絲，所以很羨慕有大嗓門兒的同事。有時，離得遠遠的，就能聽到他們在走廊另一端的教室裏慷慨激昂，雷霆萬鈞，胸腔彷彿自帶共鳴裝置，中氣浩蕩，沛然莫之能禦。

許多職業都要求聲音洪亮。舊日商販，走街串巷，叫賣兜售，連說帶唱，一把好嗓子不可或缺。若像「一個蚊子嗡嗡嗡嗡」，誰知道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？嗓子不好，肚子就要遭殃。當然，現在有麥克風、擴音器作為人聲的延伸，商家再也不必費力吆喝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北京剛出現個體戶承包的小巴士，沿途呼嘯攬客，「西單前門王府井東單北京站了哎！」幾個地名一口氣滔滔報出，鏗鏘迴盪在我童年的記憶裏。北京大巴的售票員也是氣場特強，儼然全車首腦。大巴進站，她推開身邊窗戶，對路上的騎車人喊「看車看車！」停車前報站，「阜成門到了！」順便維護秩序，主持正義：「都往裏邊兒走走，別堵在門那兒！」「小伙子，對就是你，你起來，給老大爺讓個座兒！」見乘客下車完畢，她扭頭向司機大吼一聲「關門兒！」車門應聲而閉，汽車緩緩出站。

她兼顧車內車外，瞻前顧後，氣勢強、嗓門兒高，鎮得住場面，誠然是個萬馬千軍指揮若定的女將。

古代的通訊工具極為原始，迅速傳遞信息，通常只能靠扯着嗓子喊，所以聲音洪亮的人古時常做通風報信、公告政令之事，稱為crier。古希臘希羅多德的《歷史》第四卷寫波斯王大流士遠征游牧民族斯基提亞人（Scythian），無功而返，追兵在後，波斯軍隊撤到伊斯特河橋，橋已部分燒毀。大流士令軍中「全世界嗓門最高」的一個埃及人（埃及當時在波斯統治下）呼喚守橋的愛奧尼亞人，對方遂派船

來接，波斯軍成功渡河逃脫。從公元七世紀至二十世紀四十年代，尼羅河氾濫時期的水位，都由開羅中心的小島派出crier向民眾通報。美洲原住民部落常有風兼報信的人，稱為camp crier或village crier，遠遠望到可疑人馬臨近，就狂奔回村落報警。中世紀一些歐洲城鎮有town crier，向民眾（多數不會讀寫）宣布政令和重要新聞。Crier本人須識字，聲音須清晰高亢，形象須一表人才，麤頭鼠目、嚶嚶嗡嗡者肯定不行。今日英國、澳洲、加拿大、美國等地的一些市鎮繼承這一傳統，偶爾也舉辦世界級競賽，比賽服裝艷麗，較量嗓音高低。近年最高紀錄保持者，聲音超過一百二十分貝，近似一個氣氛狂熱的搖滾音樂會，足以導致聽力受損。

大吼一聲，傳達某種情緒，在文學作品中時見誇張。《三國演義》裏，張飛長坂坡三聲怒吼，曹操部將夏侯傑肝膽俱碎，落馬而死。荷馬史詩《伊利亞特》第五卷寫阿爾戈斯王狄奧墨德斯與戰神阿瑞斯單挑，在雅典娜暗中幫助下，將銅槍刺入戰神小腹，戰神呼痛，「猶如九千或一萬戰士在激烈戰鬥中大聲齊吼」，將希臘和特洛伊的將士都嚇得發抖。難怪柏拉圖要在他的理想城邦內查禁荷馬的史詩，因為它們將諸位天神描寫得太猥瑣不堪了。魏晉時，名士愛「嘯」，怎麼嘯已不可考，據說有些像吹口哨。阮籍在山中聽孫登長嘯，「聲若鸞鳳之音，響乎岩谷」。比阮籍年輕約廿歲的成公綏著有《嘯

賦》，形容嘯「時幽散而將絕，中矯厲而慨慷。徐婉約而優游，紛繁驚而激揚」。神乎其神，借由賦體烘托鋪墊，可惜其技已失傳。岳飛「仰天長嘯」，是向天高呼，表示撫今追昔的感慨和收拾殘破河山的宏願。

若是去大峽谷國家公園這樣的世界級名勝，就會發現各國遊客都相當聒噪。面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，遠道而來的遊人並不靜觀默賞，只是精神亢奮，嬉笑喧嘩，手舞足蹈，當然不忘煲電話粥，呵斥孩子，看到一頭野鹿就大喜過望，大呼小叫，蜂擁而上，尾隨拍照，最後湧回旅遊巴士，黑煙數縷，絕塵而去。叔本華中年時搬到法蘭克福，頗為鄰居喧鬧所擾。噪音每天都折磨着他，打斷他的思路。他一氣之下，寫了《論噪音》一文，認為東敲西打、翻翻弄弄，喋喋不休，是人們精力過剩的表現。叔本華滿懷鄙視地說，噪音是所有思想家的大敵，對噪音無感的人，其實也對思想、詩歌、藝術等一切精神追求無感：他們腦中原本就一片空白，沒有任何事情在進行，也就無從被打斷。

嗓門兒大、中氣足，天賦異稟，令人羨慕，但要注意場合，否則會引來眾人怒目，也可能打斷旁人思路，吹滅剛剛迸發的科學發現或哲學思想的火花。有理不在言高，一個優秀的教師也不必非聲震全場不可。只要內容充實，邏輯嚴密，趣味盎然，言者雖然輕聲細語，聽者也能如沐春風。

通往明月山的路上

秋分時節，涼風送爽，遍野金黃，我與家人抵達來意已久的贛西宜春，在以溫泉聞名的溫湯古鎮住了兩天後，乘鄉間公交通車，到傳說是嫦娥奔月的明月山去。一路上，稻田、村落、菜畦、禽犬、溝渠、水塘、山林景



繽紛華夏
霍無非

色，看也看不夠。林茂涵水，供給稻菽不盡的養分，莊稼長得壯。車經過一個叫社埠村的地方，路旁田野收稻正忙，直覺告訴我們，不能再走了，這兒就是今天的目的地，明月山，改期再去吧。於是下車，朝稻田深處一溜煙小跑。黛青遠山作背景的稻田，燦若金毯，微風吹過，低垂飽滿的稻穗搖頭晃腦，沙沙作響，水足人勤，可是被地下地表的甘液滋養而成？噠噠噠，幾台小型收割機在田裏作業，割莖、脫粒等工序一氣呵成，稻穀隨着收割機的臂管傳輸到停在地頭的貨車，裝滿了立即運走，快捷麻利乾淨。

綜觀四下，收稻沒幾個人，連打穀桶都沒一隻，與我們年少時參加割稻勞動的大場面不一樣啊。那時人手一把鐮刀，在田邊

一字排開，彎下腰，笨手笨腳跟着打頭的農民窸窣牽往前割，時間長了，腰酸腿痛，不小心鐮刀割破了手指，用膠布包一下繼續幹。當然，我們也愛看農村勞力在竹圍圍起的打穀桶脫粒的場景，抓起一把

把稻禾往桶裏甩打抖落，顆顆金粒迸跳，漸漸堆半桶高，忍不住上手也要試兩把，「誰知盤中餛，粒粒皆辛苦」的稼穡實情就這樣在心田牢牢扎根。歲月在苒苒，人間巨變，農家的口袋鼓了，各種小型農用機械、車輛進出村莊農舍，解放了人力和簡陋的勞動工具，鐮刀、穀桶、扁擔，過去的農家三寶，逐漸淡出視線，在農舍的雜物間才可見到。

「噢——喲」，我們朝曠野放聲呼叫，在曠野迴盪。收割機駛近了，問駕駛員，「幾時收完這塊地呀？」「快了！」他爽快應着，從身前一閃開過。這時想起，不久前是「中國農民豐收節」，看來節日餘興未消，收割機收穫的不止是稻糧，還有喜悅。

在「希望的田野上」流連忘返，從哪個角度看都使人心曠神怡。田間地頭的邊邊角角，房前屋後，農家栽種了瓜豆葫蘆，毫不浪費土地，有的農作物藤蔓攀附竹架結了果，有的還開着花呢。幾隻蘆花雞在扁豆架下刨爪啄食，麻鴨群見到陌生的我們，唧唧啾啾順着水渠緩緩避到路旁石拱橋下……勞動改天換地，勤勞創造財富，也把這片廣闊天地編織成令人神往的「世外桃源」。

田裏收的稻穀，一車車往回拉，有的攤放在村敬老院的空地上。我們趕去敬老院，拎起木耙有模有樣地攪動翻曬，重溫往日下鄉勞動的場景。晾曬透了，揚虛留實，顆粒歸倉，我們的心靈也收穫豐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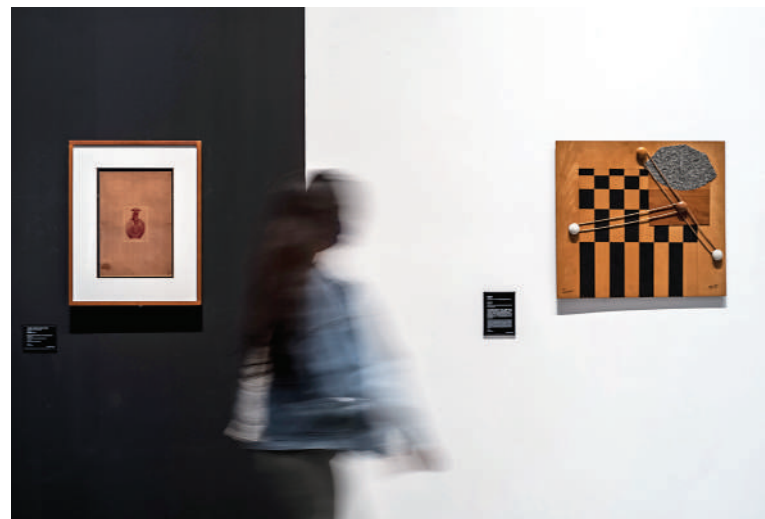


▲田間農家栽種的瓜果。作者供圖

白晝紐約 午夜巴黎

北京798藝術區內的木木美術館正在舉辦「白晝紐約 午夜巴黎」展覽。這是現代藝術大師曼·雷（Man Ray，一八九〇至一九七六年）在內地的首個大型美術館展覽，繪畫、雕塑、電影等二百四十件展品對他多元的藝術實踐進行回顧和探索。

中新社



市井萬象